



# 入寶山

## 馬能

## 空手

## 歸



王教官與工程隊員合影

### 【前言】

自來到交大以後，翻閱過數期交大青年，尚未曾發現任何有關報導暑期工程隊生活的文章，而王楚斌教官已於今年九月退伍，明年是否有教官志願帶領工程隊尚不可知，因此屆時工程隊能否成立亦屬未知。特撰此文，以饗讀者，並藉以表達對王教官感激之意——若沒有這位長者，也就沒有三年來的交大工程隊。

娃娃：

很抱歉這封信讓你久等了！當我還在台中的時候，就已經收到你的來信，可是我打算來到工程隊之後再回信給你，所以才一直拖到今天。

前天清晨，我搭中興號來新竹，於學校餐廳集合地點名之後，整隊人馬便移師寶山國中。來到寶山，我才知道此行任務的詳細內容；自七月五日報到至八月十八日四十五天的期間，我們（

### 余仲毅

卅七名學生，教官領隊，兩名廚工）必須在寶山國中旁的山坡地開闢一個可容納四百人的露營區，包括營火晚會的集合場，三十塊小隊營地（另有二十塊營地早已完成），以及三條可通至各營地的永久道路。看起來這項工作可不輕鬆呢！但是整個露營區並不只有這些，負責策劃及監督工程進行的寶山國中訓育組張組長打算在此處裝設路燈和水龍頭，並且還要蓋間廁所，使這個露營區更趨完善，但這就不包括在工程隊的任務之中了。

工程隊共分為四個分隊，一、三分隊及二、四分隊各住一間教室，因為這兒比較靠近野外，蚊蟲特別多，所以前天我們自己把這兩間教室釘上了紗窗，而隊長也特地做了四扇紗門，儘管如此，到了晚上還是有不少的蟲飛進屋裏。嘿！妳可已想像到我們被叮的那種「慘」狀嗎？

來信中妳問到，為何我怎會突發奇想參加這種勞累的工程隊呢？從小至今，我和妳一樣都是在求學，很少有機會參與這類墾荒工作，一直都居住在城市裏，很少有機會體驗農家子弟的生活，我個人以為趁我們年輕時，不妨儘量地多多接觸各個生活層面，以增加生活經驗，所以我暫且拋開需要腦力激盪的課業，讓腦筋能稍得空閒，而參加了工程隊。在這個動機之下，工資的多寡似乎已不是那麼地重要了！

今天就暫且聊到這兒。回信裏談談妳目前的家居生活，好嗎？

祝

暑安

Ele.  
1983.  
7. 7  
7:50  
PM.

娃娃：

至目前為止，我來到寶山已經一個多禮拜，過去幾天的生活，似覺日子特別長，如今漸漸地進入情況了。

現在我們的工作進度是開闢集合場，工作場所是在一塊超過





45°的斜坡上，叢草及腰，垃圾層層堆積，而且更糟的是這是一片開濶地，很少有樹蔭可遮涼，結果每天得頂著台灣夏季的艷陽，腳踏發出異味的垃圾，一鋤一鋤地先把垃圾清除，再把斜坡鏟開填平；一天工作不來，從內衣到外褲都被汗水給浸溼了，連卡其褲上也都結了一層又一層像沾過白油漆似的鹽巴。要是我將現今的交大工程建設隊比喻成「垃圾堆上的一群」，可真是一點兒也不誇張！

這座山坡原本是野生動物和昆蟲的地盤，如今我們想將它開闢為露營區，當然少不了必須與牠們接觸，甚至產生正面衝突。話說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正值休息時間，大家都躲在樹蔭下乘涼，這時的我坐在一個小土隄上，正享受那新竹風帶來的拂面清涼，突然，感到有東西從背後與我擦臂而過，乍看之下，只見兩道黑影，一前一後，一小一大，一短一長，原本我以為不過是被風吹落的枯枝和枯葉罷了，但待我定睛一瞧！奇怪，怎麼愈看愈不對，愈瞧愈不像，竟是一尾尺餘長的草蛇緊追於一隻大蟾蜍之後！從小至今，尚未與此類冷血動物有過如此肌膚之親，這次經歷甚感刺激（其實心裏直發毛），在同樣的狀況下，萬一蛇媽媽從背後偷襲，那我豈不是毫無還手的餘地？所以從那次起，休息時我都特別留意背後，並非杞人憂天，實在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喔！差點兒忘記向你介紹一下這兒附近的大略情形。離寶山國中不遠處，有座土地公廟「雙福宮」，這裏的商店幾乎全都聚集在此，老實說也沒什麼商店，只不過是一、二家雜貨店和幾家冰店而已，農會、民衆服務中心、派出所也全在這座廟的附近，這一帶就叫做「雙溪村」，隸屬寶山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居民都是客家人，閩南語在這兒可就不通了。街景不甚繁榮，但每週固定有一個晚上，一些攤販來雙福宮前叫賣日用物品、錄音帶和零食，為此處帶來些許沸騰的人聲，添增幾許熱鬧氣息。從台中來到新竹，從新竹來到寶山，見著街

景如此變化不斷，心中不免有些聯想，但時刻已晚，以後再聊！

古箏學得怎樣了？雖然你我通信交往已經七、八個月，但一直未曾見過你的面，有幸但願不久以後起碼能聆賞妳彈奏的樂曲！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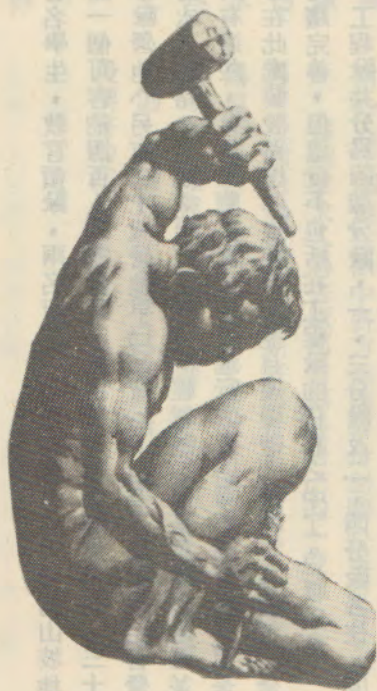
心怡

娃娃：

想不到妳竟對我在這兒的情形，如此地感興趣，好吧！就誠如妳信上所言，繼續談談我的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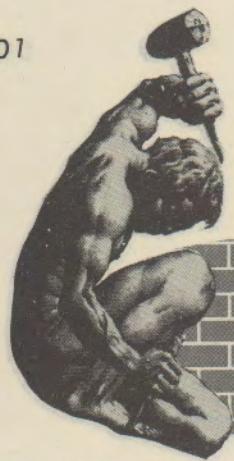
在這裏的伙食還不錯，早餐大都吃稀飯而中餐和午餐都是四菜一湯，並且晚餐的湯是以涼食（紅豆湯、綠豆湯、仙草、或愛玉）取代，比起學校的伙食要好得多了。每天都有固定的作息時間，7:30上工，11:00午餐休息，15:00下工，17:30晚餐，算起來一天的工作時間並不長，休息的時間倒是頗長的；可是開關集合場時，那種場地再加上頭頂的那輪火球，揮幾下鋤頭就令人汗流浹背，所以說「累的時候很累，閒的時候很閒」，正能形容工程隊目前的生活情形。

平日的晚餐前後，是大家消遣娛樂的時段。寶山國中裏有網球場、籃球場、以及乒乓球桌，而運動器材也是任我們借用，所以不少人趁這個時段打打球，活動一下筋骨，互較球技。此外，



Ele.  
1983.  
7.  
14  
10:30  
PM.





每天傍晚四、五點鐘左右，有一個網球訓練營在這兒展開訓練活動，所以每次晚餐後，總有許多人聚集在網球場附近，一面喝著自個兒裝盛的涼食，一面觀賞他（她）們打球的情形，因此一些諸如「胡娜」、「怪手的女兒」等等的綽號不逕而走，流傳於工程隊之中。

每逢週末假日，許多住得離新竹較近的人紛紛跑回家去，結果這兒變得冷冷清清，開飯時也只有廿多人，有時連廿人都還不到。在假日裏，由於不必上工，所以生活特別悠哉，幾乎是吃飽了睡，睡飽了吃，但用功的人還是大有人在，不少的學長仍是孜孜不倦，並非爲了補考而讀書，而是真正爲自己的前途而努力！欽佩之餘，不禁自形慚愧。

從大前天起，我們的陣地轉移到樹林裏，而在此之前，當我們還在開關集合場時，有一天青年戰士報的記者來訪，這兩位記者小姐和記者先生詢問一些工作概況與工作計劃，也拍了幾張相片，但都只限於表面，匆匆地來又匆匆地去，總不可能做深入詳盡的報導。這也算是我們生活的一段小插曲吧！

工程隊的生活有一面是外人鮮知的：如今進到樹林裏工作，眼力所及除了茂密的樹木和荆棘叢草之外，就是數不完也趕不盡的蛇、蜥蜴、蜈蚣、黑蚊子和大毛蟲，而且氣候又這麼炎熱，結果我們大半數以上不是被蚊蟲咬得遍體鱗傷，就是皮膚過敏。拿我們這間寢室的成員來說吧，十八人共居一室，每遇空隙餘閒之時，或坐或臥，一手持葯，一手猛在身上抹東擦西，簡直是以抹葯爲「樂」！「哇！試著閉上眼睛，妳能想像這樣的一幅畫面嗎？喔喔，八點鐘的「十三妹」快開演了，就此停筆，OK。

愉快  
祝

\* \* \* \* \*

Ele.  
1983.  
7. 23.  
7:55 PM.

娃娃：

大學聯考業已放榜，妳身爲同鄉會副會長，現正忙著抄取新

生名單，成天與會長趕著聯絡拜訪這些學弟和學妹們，而平日還要練習古箏、書法，謝謝妳於百忙之中尚能抽出時間寫信給我。以前我曾與一位現在也就讀於S大的高中同學提起過妳，那時他以「名女人」來形容妳在校內受歡迎的程度，雖然我不贊同這個稱號，畢竟妳被稱爲女人還太早，但既然妳能被選爲同鄉會副會長，由此對於妳的情形我也已窺得一二。

由於自孩提時養成的習慣使然，平日我都是清晨五點多鐘起床，西諺云：「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每當我拿本心愛的書坐在相思樹下時，望見那幅美景，更能體會出大自然的奇妙與這句西諺的真義。破曉時分，一道耀眼的金光穿破雲層，射過蒼鬱鬱的木麻黃，化成無數的小星星灑在翠綠的草葉上；樹上的知了似乎也感受到陽光的溫暖，於是和昨日無異的演奏會又開始了；不知從那戶人家來的一條黃牛在這片草地上享用著牠那豐盛的早餐，偌長的身影映在點點露珠上，偶爾還有幾隻野狗繞著這位牛伯伯跑，構成一幅有趣的景象；在木麻黃外的是一畦畦的稻田，再放眼望去是層層相疊的青山。熱愛攝影的我在城市中已經很久沒見過這種如此調和、如此寧靜的畫面，怎能不讚嘆大自然的匠心獨具呢？

如果心存美感，俯拾皆是美。能從日常周遭平凡的景物中發掘出不平凡的景物，才是真正懂得生活情趣的人。莫讓世俗的繁瑣盤據了妳整個心靈，多多留意妳身旁的事物，或許當妳做家事時，妳會發覺即使一根葱也有翠綠之美的一面。羅蘭女士有這麼一句話：「能欣賞就能快樂」，妳說，可不是嗎？

黃昏的景色也是相當迷人而奇特。傍晚六點鐘左右，躲在教室後面的夕陽將紅橙橙的餘暉灑落整座山頭，就像把一層紅紗披在這片樹林上，眼前所見，相思樹林變成了綺麗非常的紅色樹林。不只是戶外，夕陽也一視同仁地把光芒投進屋內，儘管窗外有濃密的樹葉遮擋，它還是無聲無息悄悄地穿過紗窗，照在我們的榻榻米上，許多浮於空中的塵埃微粒在它的照耀下，清晰可見。





妳能想像此刻的情景嗎？

行筆至此，我突然想起妳這次來信中的一段話，真是教我又好笑又好氣，『……我現在彷彿可以看見十幾條彤彤大漢（？）在那兒拿著勞氏冷霜做睡前美容保養……』，把我們擦葯的情形描繪得這麼「生動」，連我這個當事人都自嘆不如，唉！畢竟中文系的確是不一樣。

好了，該妳談談妳們那兒現今的景觀吧！

祝

悅

Ele.  
1983.  
7. 31.  
6:30 PM.

\* \* \* \* \*

娃娃：

後天就是爸爸節了！在此先向妳道聲「Happy Birthday」，十九年前，妳挑準了這天來到人間，妳父親在這天總算有個娃娃可以喊他「爸爸」；在爸爸節當爸爸，天下最喜悅的事也莫過於此吧！

日子過得很快，再十一、二天就可回台中了，領隊王楚斌教官在那時也要退伍了。三年來交大的工程隊均是由王教官志願擔任領隊，在這樣炎熱的季節裏，唯有他願意挺身而出，帶領學生深入荒山，從事建設工作。據我所了解，他是位既和藹可親又細心的長者，很為學生們著想，例如有幾次當我們在山上工作，忽然下起雨了，而他就趕快把我們晾曬在室外的衣物收進屋裏；雖然是小事一件，但愛護學生之意已表露無遺。曾膺選為國軍英雄楷模的王教官雖然官拜中校，但頗能隨遇而安，常見他一面看國劇，一面拉琴助興，自得其樂；或是傍晚飯後，搬張藤椅到戶外乘涼閒坐；而入夜後也時常看見他還在屋外漫步，似乎若有所思。用餐時，有時與他同桌的學生們不待他來就先行動，他並不介意，而他也不像學生們特別地帶個大杯子搶著裝盛晚餐的涼食，結果好幾次等到他吃飽飯想去喝碗涼食時，早就鍋底朝天了！儘管他身為領隊，卻什麼也沒說，就這樣走出餐廳。對於一位這麼

有修養的長者，我實在不知道該怎樣描述才好。

八月一日傍晚，這裏會開個伙食會議，希望大家對每日三餐有何不滿意之處能在此會議中提出來。但這個會議的情形卻令為交大的我慚愧之至！三十多人聚集在一間教室裏，教官在上主持會議，而其餘大多數的人卻在自說自話，說些無關痛癢的話，或是批評這個、批評那個，甚至在這個時候開玩笑！真正舉手發言的人倒少之又少，教官不得不提高嗓門，希望大家保持安靜。一群高級知識份子所舉行的會議竟吵雜得和菜市場差不多！

此外，大家有緣才能來到工程隊一起工作，應將共同生活的基礎建立在互愛互信之上，但有些人卻不如此，懷疑今天的菜餚是不是值得這天的伙食費，懷疑所花的每一分錢的詳細下落，而偶爾菜色弄得有點兒，他們卻又說實在不該吃得這麼「奢侈」……唉！今天批評別人的話不知不覺中講得多了點兒，實在不應該。「三人行必有我師」，我須引為警惕！

祝

生日快樂

Ele.  
1983.  
8. 6.  
6:50 AM.

\* \* \* \* \*

娃娃：

感謝妳的關懷，我甚注意日常的飲食，雖然竹東地區傷寒流行，但至目前為止，我依然無恙平安，請放心。

艾貝颱風以雷霆萬鈞之勢來襲，雖然對本省尚未造成影響，但在這兒卻已感受到那一點點的味道！山雨欲來風滿樓，自前幾天起這兒颳的都是陣陣強風，涼爽宜人，但卻連一滴雨也沒下，並不妨礙工程的進度。有人說，天涼好個秋，真是絕妙好辭，將此地此時描寫得淋漓盡致。

現今的工作已進展到最後一項，開闢永久道路，我們得先開出山路，再把大石頭一塊塊地鋪上去，再澆上混凝土，預計下週一全部完工。以前雖曾看過水泥包，但從未親自扛過，今天總算





有機會試看看，將水泥從平地扛到山坡上，哇噠，五十公斤壓在肩上的確不一樣！扛個幾次還可以，再多扛幾次可就「扁」了，畢竟不是吃這行飯的還是有差。

對了，到現在還沒告訴過妳這兒的一項「特產」。這裏似乎出產野狗，想當初剛來到此地，或許這些狗兄狗弟對我們還不熟悉，每次晚上我要往雙福宮的方向去時，往往在途中牠們就呼朋引伴把我圍起來，七、八隻野狗或大或小同時對我狂吠，路燈又昏暗不明，那時真有如 Hitch-Cock 的電影中的情景。後來也許牠們知道我們並無惡意，所以對我們的態度比較「友善」了一點兒，當我再經過牠們的地盤，偶爾頂多只是示警性地低吠幾聲。

談到狗，少不得提提「小怪」。小怪是條小獼皮狗，不知是從哪兒來的，打從工程隊來到這裏就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原本牠只是晚間睡在我們寢室外的走廊上罷了，後來牠懂得跑來向我們要東西吃，而「老怪」（一位本系 74 級的學長）常常在飯後特地揀了一些吃剩的骨頭餵這隻小獼皮狗，於是我們就戲稱牠為「小怪」。如今小怪好像也已懂得和我們一樣聽哨聲集合吃飯，儼然是交大工程隊的一份子，有時到了用飯時間牠卻沒來，我們還會問問小怪到哪兒去了哩！

前天，訓導長和總教官來慰勞，可惜今年校長沒時間來。我們期待校方來訪已經很久了，因為這天的加菜必定非常豐盛。以前在家時還不大注意每日的菜色，而在學校和在這兒遇到加菜簡直就像什麼大事似的。妳在學校時是不是也如此呢？

收到眼前這封信時，大概妳早已下山回到家了，玩得還愉快吧！

安  
祝

娃娃：

\* \* \* \* \*

Ele  
1983.  
8. 13.  
2:40  
PM.

兩個小時後，我就將揮別四十多天來的墾荒生涯，搭車回台

中。心裏固然甚感興奮，但卻又有一絲絲的依依離情，畢竟暑假已過了大半，再也沒機會回來這裏做同樣的工作，過同樣的生活，未來即使有，也是人事全非。隨著時光巨輪的前進，過去幾天以來的點點滴滴將記存於我的腦海，憑添另一段回憶！

上週六下午，我和「學長」（一位土木系 74 級的學長）同乘機車到峨眉湖遊玩。那的確是個好地方，離寶山國中約三、四十分鐘的車程，有山有水，水山共色，白鷺鷥遨翔其間，有吊橋，有沙洲，村童在湖濱嬉游，也有人在湖邊樹蔭下釣魚，況且這裏似乎尚未有計劃地開發，非人工化的自然氣息非常濃厚，自然景觀未遭破壞，比起青草湖更吸引人。可惜此行並未攜帶相機，探得這幅美景，也只能留取於腦海之中罷了！遠居南台灣的妳或許不會到過此地吧？有機會的話，不妨與妳的家人或好友來此一遊，我相信必定不會讓妳（你）們失望而歸！

今天上午，我們做了臨行前的最後一項工作，修補永久道路做得不盡理想的地方，並由教育局派人前來驗收。放眼望去，滿山的營地，三條大灰蛇蜿蜒其間，這是交大工程隊以多少的汗水所換來的成果啊！低頭瞧見兩手掌厚厚的繭和左手腕那道三寸餘長的疤痕，一股成就感油然而起。也許後人將遺忘或根本不知道當初是誰造就了這片露營區，但這並無關緊要，我們不是也忘了或根本不知道許多更偉大的無名英雄嗎？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代代如此！

查甫、蕪花、阿山、阿圖、阿德、阿發、學長、阿郎、老怪、老夫子、劉公公、賀三、大胖、小弟、小母雞，衆學長們的綽號猶在耳際，當時來報到的情景猶在眼前，而現在我已經要回去了！

入寶山焉能空手歸？

入寶山焉能空手歸！

祝福妳

Elephant.  
1983.  
8. 17.  
1:05  
PM.